

修 订 版

纽约琐记

陈丹青



Random Notes from New York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琐记/陈丹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33-6696-5

I. 纽…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88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1 270mm 1/32

印张:12 字数:130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01~13 000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有几位相熟的读者批评说，近年我所出的三五本“书”，还算《纽约琐记》尚可读。这本书是我纽约生涯的结账，初事写作的开端……我的生活因这本书从此转向，出现新地带。

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在博物馆凑近名画合影留念的青年，回国数年，也和那位《纽约琐记》的作者日渐疏远；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

初版分为两册，下册多是访谈、杂稿与中国话题，本次修订全部删除，同时大量增添图片，彩色印制，封面重新设计过。此刻尚未见书，我已先有点欢喜的意思了。

——摘自《纽约琐记》修订版序

陈丹青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

责任编辑 刘瑞琳

陈凌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正文制作 左 伟

www.bbtbook.com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修 订 版

纽约琐记

陈丹青

Random Notes from New York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三块用废的调色板。

修订版序

有几位相熟的读者批评说，近年我所出的三五本“书”，还算《纽约琐记》尚可读。我知道，同一作品，作者与读者的意见常有歧异的，我愿相信读者。这本书不越界、没脾气，聊聊纽约、谈谈艺术，自然显得雅，而久在域外，所谓“生活积累”比较厚，要论写作的闲静与专注，也确是这本书。人但凡新做一件事，多少总有点郑重而憨傻，十年前受命开写，是我头一回被告知将要印成书。小时候，大人使唤买瓶酱油带几根葱，不在话下，怏怏然，待给吩咐去粮店背个几十斤米，便即腰背挺起来……这书的头几篇照例是手写，反复抄，后来给刘索拉又是喝令又开导，买了电脑，是阿城坐我身边一步一步教会了，从此离不开键盘，弄得像是钢琴家，又不久戴上老花镜，永别了好视力，如今是连五号字也嫌小，改用四号了。

这本书算是我纽约生涯的结账，初事写作的开端，此后越写越多，总好比副业、杂务、应景事，不复当初的憨傻而郑重了。但我并不怎样看重它，近日校读，竟想不起何以絮叨这些自设的题目。那五十多项回顾展的回顾，还真费了心思，言及两位美国画友，也动了感情的——国中与纽约确是太两样，我已卷入过多于事无助而于己无益的空谈，近年弄出所谓《退步集》之类，活该得一“愤青”

的诨号，其实是骂名，从居心风雅的读者看来，《纽约琐记》就仿佛可取了。唯我的脾气还是老脾气，意思仍旧那点小意思，不过早先下笔稍微客气，又对此间的情形三分无知罢了。

然而还有更雅的读者看出书里的不安分，诚恳劝道：你是艺术家呀，何必呢？

是在1982年元月6日，严寒，阴霾。我从北京远赴纽约。上海转机一小时，隔窗遥望前来送行的父母和孩子，热泪长流。机身缓缓转弯趋向跑道，螺旋桨启动的剧风刮得机坪草丛成片倒伏，庞大机翼掠过一群正在列队操练的士兵，军衣阵营在风中抖动翻飞，望之壮观而萧条……2000年2月9日，严寒，大晴。我从肯尼迪机场起程回国。飞机轰然升空后，我临窗下看，与纽约默默告别。我真的在这座城市居停这许多年么？但见纽约五岛逶迤展开，徐徐移动、缩小、模糊，渐与天际融汇一片，著名的世贸中心双子座高出群厦，在正午的阳光下灿然一闪，翌年，灰飞烟灭了。事后想来，那是我最后展望无损的曼哈顿。当从电视屏幕目击这世纪巨祸时，我正在法兰克福转机回京，随即奔走机场电话亭，所有纽约线路均告中断。翌日到京接通，周围洋溢着快意之谈，我无从哀怒，忽然发现心里远未能忘情于这座伟大的城市。

此后每年回纽约探亲，照例听海关关员顺口说句“欢迎回来”，电视打开，北京消息顿时成了异国的新闻，而城里借用哪家熟悉书店的小厕所，幽暗角落涂鸦满壁，也熟悉得简直从未离开。某日，地铁站口迎面遭遇书中写到的穷画家奥尔，他大叫：“啊，你走了，我在这里再没朋友！”我们彼此拥抱、打量，之后他就如当年那般将刚画成的油画搁在马路上给我看。另一位老友马克·坦希，家里客厅正对着世贸中心，良夜倾谈，他平静地描述那天怎样猛听得周围楼面窗玻璃砰然震落的巨响，同时目击擎天大厦节节倾倒。此后

下城区店家逐渐恢复营业，影视老前辈罗伯特·德·尼罗之流便时常呼朋引类，到各家餐馆送生意。

大都会美术馆门首的旗幡，年年换，我不在时，错过多少好展览。“9·11”惨剧第二年，那里推出庞大而精美的伊斯兰古典文物展，我适巧在，最记得一座元代西域小王子的石棺，雕工委婉，有汉风。惠特尼双年展则四届不曾看，听说有位女艺术家的录像作品是请到演员，扮成17世纪西班牙宫廷人物，模拟委拉斯贵支描绘《宫娥》的原初场面，拍出来，使宫女与侏儒走动玩耍，窗外有鸟鸣……那是我无上迷恋的画，转成影像，另是一种不辨古今的好，可惜没亲见。

但如今我也不很看重这些。见到又怎样。我久已变得事事无所谓，弄得很犬儒——虽不知这心态是否便是算犬儒——真实的缘故，或许是北京与纽约种种无从分享的经验成功地将我分裂，其间连接，是每岁穿越太平洋的长途飞行，进出国门，似有所感，又其实平静得全无心肝，只顾拖着行李走——绘画与书写也是难以分享的经验，我的生活因这本书从此转向，出现新地带。二十多年前我蓬头垢面去纽约，自信为了艺术，是《纽约琐记》通知我，假如内心的经验欲以言说，可以试着写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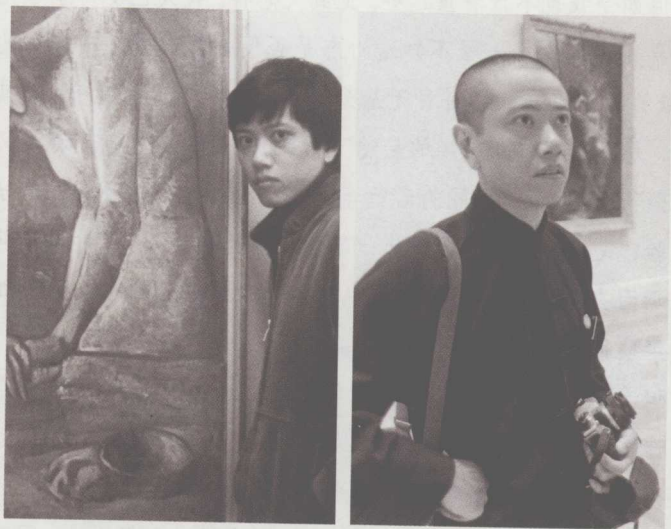
但我也分不清这是得益于书写本身，还是受惠于纽约。

诸位未必能在这书中寻获纽约——我并不假设自己有资格谈论这座深邃的城市，包括其中无所不在的文化和艺术。初版分为两册，下册多是访谈、杂稿与中国话题，本次修订全部删除，同时大量增添图片，彩色印制，封面重新设计过。此刻尚未见书，我已先有点欢喜的意思了——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在博物馆凑近名画合影留念的青年，回国数年，也和那位《纽约琐记》的作者日渐疏远；写作使我从只顾画面的痴态中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

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此刻呆坐北京画室，读自己描述曼哈顿小画室如何失去，眼前浮现那段往事，一如在纽约的画室兀自画着，同时想念中国。

多年后我会写一册《北京杂谈》，构建私人的双城记么？恐怕不会，道理也简单：倘若我不离开纽约，我想，大概不会有这本书。

2007年8月25日写在北京



我。左图：1982年，初到纽约。右图：1998年，正在写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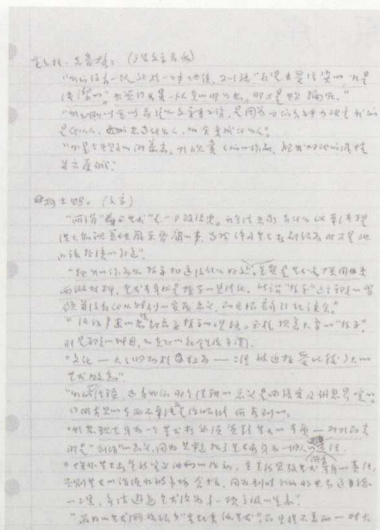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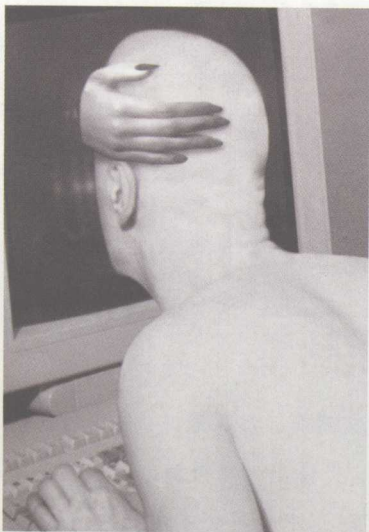
原 序

80年代初，有位美国汉学家发文感慨，大意是说，去中国游历一周，回来可以写本书；逗留旬月，交得出一篇报道；若长久待下去，可就连报道也无从写起了。其时，中美建交才两三年。

过了元旦，我居定纽约第十八个年头了，别说偌大的美国，缩小到艺术的范围，这么说吧，缩小到我自己的情形，也真无从谈起。每有国中的同行问：这么多年你在外头干什么？我想来想去，只能答说除了画画，就是吃喝睡觉过日子。但问者的神情分明以为我是敷衍了事，开玩笑。

从国外回转来的各种“讯息”，有时也真像玩笑。譬如说吧，我要是在自由女神像跟前留个影，再真实不过了。寄给亲友去，亲友压在玻璃板下面，从此每一看到，只见在美国的那个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站在女神裙下开口笑。不是吗？有图为证，抵赖不了的。可我回国偶或瞧见这类相片，就觉得那是另一人，同我并不相干，那只是镜头快门将我与雕像悄然扣留的一瞬：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前年，吉林美术出版社要来搜罗若干所谓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结成集，一人一本，将我也划在里面，而且稿约上限竟多到十五万字！这可好，再来说吃饭睡觉就真是敷衍了。



右图：手写稿之一。左图：这书的作者似乎不是我，是电脑。当然，图中的后脑勺也不是我。

有幅美丽的广告画页上，一只纤纤玉手从电脑里伸出来，揽住一位男子的后脑勺朝屏幕摁进大半张脸去，那男子投怀入抱、甘之如饴的背影瞧着真叫人发噱——接受稿约，我就去买了一架笔记本电脑，在画画间歇或居家周末的零碎时间里坐到屏幕跟前发呆，继而在键盘上摸索敲打：奇怪，时日稍久，竟是乖乖就范于电脑的淫威，吐字连篇积少成多，居然凑近预约的字数，可以交差了。

自己看看这些字纸，算什么呢，既不是严整的“学术文章”，也没有簇新的“文化讯息”，我不过是在纸面上同大家闲聊。我的假定的读者是暂时不得机缘出来开眼的朋友，多少总得交代在外观画的心得，于是有较长的篇幅如《回顾展的回顾》。其他的东拉西扯，是又假定读者还想知道一个人在洋码头过日子的种种平凡的真相，如同我还未出来时，总听得关于外间的说法十九是粗略而不实，那

么，我就尽可能从实道来：我结交怎样的朋友，又怎样失去画室，即便写到画廊或美术馆，也宁可记存日常的感受。为使我的言说不致太落空，又听从编辑的吩咐，将几篇序文、访谈、讲座也拿来凑字数，所涉虽然浅杂，但还算有点是在和同行对话的意思吧？

只是人到了外面，又返回来，最为难的恐怕就是对话这件事。

譬如这“书”中的文字“焦点”很少瞄准“艺术”，更未针对绘画创作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于这丛书的总题“谈艺录”，实在担当不起，但我也自有理由的——

我现在不愿仅只谈论艺术，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在所谓风格、手法、主义、观念的背后，我以为还有别的话题在：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所谓“艺术家”是怎样的“人”？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何以自处？我既久居域外，那边的艺术家与我们又有哪些不同？同往昔相较，我自己的念头又有哪些变化？总之，我瞩意的是“围绕”着艺术，“关于”艺术的种种小问题——说是大问题，也可以的。

而我又不敢仅只谈论艺术，因这话题如今恐怕已经贬值：中国是大变了，变得我几番回国拜见艺术家们，除了极少数例外，总发现众人的心思其实并不都在艺术，而假艺术之名的种种活动，也或隐或显牵连着的别的动机。我已学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这才决定在这迂腐的话题上是开口呢，还是闭嘴，即便要谈，也须在“煞有介事”和“心不在焉”这两种腔调之外另找“感觉”，瞅着空当子插几句嘴，不然会弄得自作多情，悔不该。

如此，我的书写也就受这心态的牵连，要说不说的，终于不过是在这本“书”中扯出许多话头，不能，也不必深谈下去，若要深谈，也可以的，眼前似乎不相宜。怎样的才算是“相宜”呢？我也不知道，要看是在什么场合，与怎样的人面对面吧，而现时我的眼

前只竖着一具电脑，并没有读者。日后若果然有读者，却嫌其中的议论吞吞吐吐，是要请多包涵的。

至于出国期间的画，承同行关心，总在问起。其中比较用力的十几套大型并置系列，只因颜料还没干透，一时不能付印。这是本文字书，不是画册，以后假如得到合适的机会，再刊印画作，请同行批评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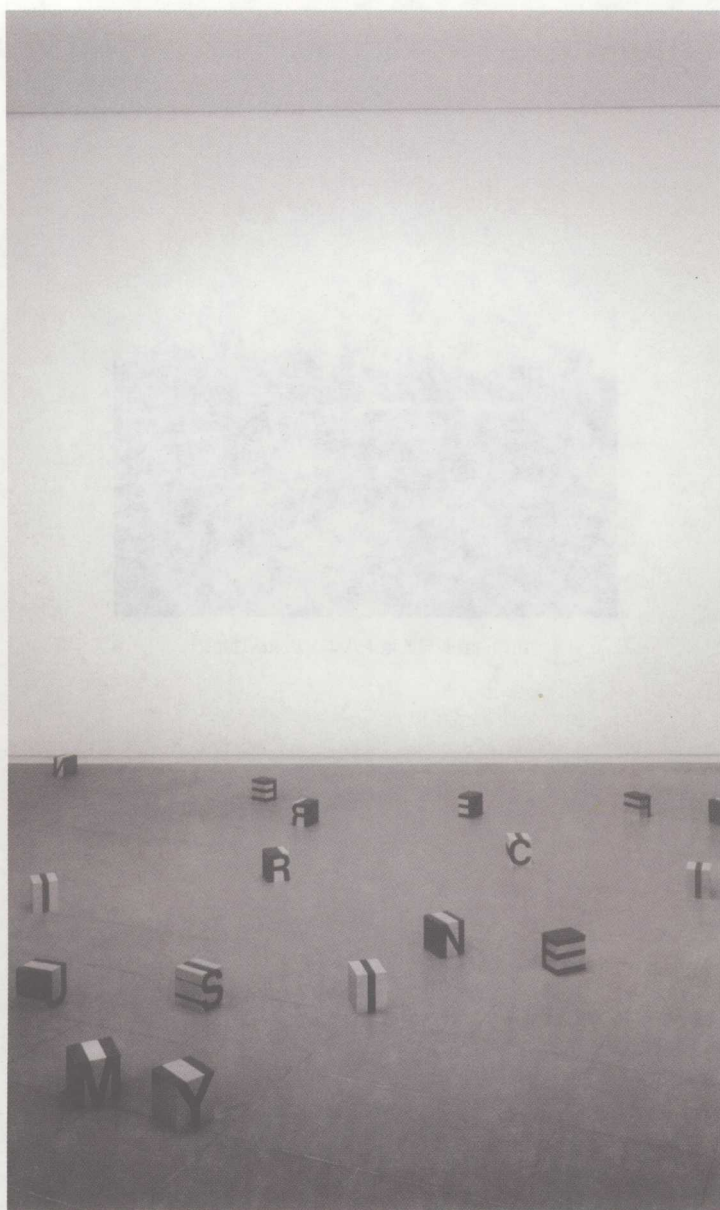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什么话可说？

近来我好生诧异。我原是画画的，无端的有地方忽然要来抬举出“书”，就当真写了这许多字，平日里作画之余，也仿佛添一桩正经事情可以骗骗自己。如此写写停停，每到坐回画架子面前，发现我会画画。现在，这“书”总算是一路巴结凑了出来，临到真要出版面世，淹没在书市里等人买，却又惭愧。这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我形容不像。自己复读一遍：这就算是我常年寄寓纽约的故事么？去年，在江南和东北遇到几位渴望出国而正要出国的少壮，神色端然，眸子青青，扯着要我讲讲在外闯荡的经验。我瞧着他们大好年华坐在那里等我回话，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我平时最是不要看海外传来的关于海外的议论：总说得~~不像~~，就算说得像样了，能够替代听者自己的体验么？念及我才刚写成的“书”，觉得竟是多余。那想要出去的，就放胆出去闯闯，过个三年五载，倒也听听年轻后生会给大家什么好消息、新说法。目下，就我经已交付的光阴而能从中说出的，大约只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琐碎。

1999年3月写在纽约



纽约。我长居此地十八年，从未画过她。



目 录

3	修订版序
7	原序
15	美术馆
49	画廊
75	艺术教育
81	艺术评论
83	艺术家肖像——奥尔
93	艺术家肖像——坦希
107	我的画室
121	绘画的观众
131	回顾展的回顾
336	艺术与自由
339	艺术与艺术家
341	艺术与良心
348	桑兰与莱奥纳多
356	拙劣的比喻
360	新“世说新语”
381	后记